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

风化文学系列译丛

妓 女

上

帕纳斯·米尔内【乌克兰】著
王平 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帕纳斯·米尔内〔乌克兰〕 著
王平 译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妓女（上）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《世界风化文学名著》编委会

编委: 吕 东 成 敏 滕 威 王树江 程 静 张健英
徐 飞 吴友仁 丁 梦 乐 平 柯 婴 王宏闻
闻 达 朝 东 王 平 臧长风

世界风化文学名著

封面设计: 饶家仁

责任编辑: 王保华

吉林摄影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大 32 开 4000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发行: 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兆成印刷厂 印张 200 印数: 1 - 3000 册

ISBN 7 - 80606 - 403 - 6/Z · 52

定价: 1580.00 元(全十六册)

第一部 在乡村

1

如此寒冷彻骨，风雪交加的严冬，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啊！秋天阴雨连绵，从圣母节到降临节下个不停。大地浸透了雨水，达到饱和状态。秋水在平原和山谷汇成河流和湖泊。道路泥泞不堪，令人寸步难行。人们不但无法走出村子，甚至不能走街串巷，似乎人人都变成了笼中鸟。在农家院子里，农民没法打场，只有那些有干燥仓的农户，才能悄悄地打夏天艰辛收回的麦子。可是，在马利亚诺夫卡村，又有几户人家有干燥仓呢？只有收税人格里齐科·苏普鲁年科、神父以及地主家才有，而其他人家的各类谷物只好在雨水中腐烂。这一年的夏季作物本来就收成不好，到了秋天又遇上如此坏的天气——人们望着积满了雨水的打谷场，望着一垛垛受潮变质、倒伏在地上的谷物，真是心如刀绞啊！杰米坚科家的黑麦垛重新发了芽，克努尔的两垛小麦遭到了老鼠的袭击，一捆捆麦子散落在地，变得毫无用处；奥斯塔片科的小茅屋渗雨，雨水飘进了屋，——本指望秋天换房顶，没想到却碰上了阴雨连绵的日子。灾难就好像可怕的瘟疫，在村子里四处游荡……





每个人都一贫如洗，没地方赚钱，有的人家已没有粮食，又无处可借。上帝，这是何时造下的罪孽啊！人们一遍又一遍对着苍天歌唱赞美诗，一遍又一遍虔诚地向上帝祈求，却无济于事。

这样的坏天气一直延续到斋期。在斋戒期的前几天夜里，寒气降临人间。严寒持续大约个把礼拜，大地就被冻严实了。寒冷的天气居然使庄稼人喜出望外，他们立即朝自己的麦垛奔去。刹时间，打谷场上热闹起来——链枷和铁锨的响声日夜不停。一星期过去，那曾是黑压压的麦垛变成了黄澄澄的草堆。到现在粮食有了，可是没法运到城里市场去卖——严寒将泥土冻得凹凸不平，纵横交错在道路上，坑坑洼洼真是无法行走！有几个急躁的人赶着牛车走不上几步就发誓再也不冒险了。一个冒失鬼把牛弄得遍体鳞伤，另一个运气不好的家伙在路上累死两头牛。有马的人家还能勉勉强强运出点粮食，可村子里又有多少匹马呢？马里亚诺夫卡的居民世代代务农，但田野里用的牲畜主要不是马，而是牛。农民喜欢养牛，而不养马，——马是供享受的交通工具，牛才是农民的主要帮手。农民们当然不忍心糟蹋耕牛，但人丁税逼得人走投无路，只好将羊、猪、母牛牵到乡里廉价卖掉——农民们一个个愁容满面，灰心丧气；苛捐杂税只缴上了一半，剩下的可怎么办呢？现在，仅存的希望寄托在城里尼古拉节的集市上。要是那时粮食再卖不出，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！人们翘首盼望，祈祷上帝，哪怕苍天能给人间送来一场小雪，能够铺满道路；驾驶雪橇总比四轮大车方便，牲口省力，又可多驮运一



些东西。

在纳乌姆节那天，天气暖和起来。铅色的阴云遮住了阳光，南风徐徐吹来，大地上的冰逐渐融化了。融化的天气持续了三天。瓦尔瓦拉节的前夜，大雪纷飞，凌晨时分大地已罩上了一层白雪。马利亚诺夫卡的村民们纷纷奔向集市。有牲口的人家赶着牛车，没牲口的向邻居求助，而有的只好步行前去。人人都想卖点农产品，好买些日常用品。

皮利普·普里蒂卡请求自己的近邻，孩子的教父卡尔波·兹多尔帮忙。他把家中剩下的全部粮食——五袋黑麦、一袋小麦和半小口袋黍子——放到老朋友的雪橇上，在瓦尔瓦拉节的早上，他们一起去城里。兹多尔一家人出来送行，皮利普早衰的妻子普丽茜卡和十七岁的女儿皮利帕·赫莉丝佳也来送行。普丽茜卡嘱咐兹尔多买食盐，哪怕买半普特也行；而赫莉丝佳则希望父亲从城里带回礼物——戒指、耳环或者发带……

“行，行！我全给你们买回来！”皮利普苦笑着回答，可心里挂记的并不是女儿要的礼物，而是人丁税。格里齐科·苏普鲁年科已经多次当着他的面提起这笔钱了。

城市距马利亚诺夫卡约有二十俄里。如果黎明前出发的话，中午刚好能赶到城里。他们正是这样估计，才这么早上路。黎明时分，慢慢地飘起了小雪，雪花簌簌飘落，愈下愈大，深邃沉寂的大自然中吹来了寒风，在凛冽的天宇下卷起玉屑似的雪末。将近正午时，刮起了暴风雪，大地变成一片茫茫雪原，刺骨的冷风卷着雪花，狂暴地扫荡大地，浓密的雪片在空中织成

一面白网，天地融成一体，大自然完全沉浸在一片混沌的云雾中……这一切多么令人恐怖，又多么叫人悲凄感伤啊！暴风雪就这样从瓦尔瓦拉节的中午一直刮到萨瓦节。每一家的院落都变成了令人望而却步的大雪山，有的茅屋竟被大雪埋没。马利亚诺夫卡村座落在两个并列的丘岗上，中间的低地是茂密的柳树环抱的池塘。如今，这条低陷地带已毫无踪影，只有柳树的枝头，如同一棵棵莠草，显露在雪地上。大雪淹没了村里的街道，院子里的巨大的雪堆和房子一般高，寒风不时吹来，雪堆的上端微微颤抖。普里蒂卡家在村子边上，板棚和牲畜圈全都被雪填满。五座雪堆，好像哨兵站立在茅屋的周围，阵阵寒风载着雪片从雪堆上方向茅屋飞去。烟囱戴上了沉重的白帽子，以至令人难以分辨，这是人的住所还是一座雪山？在尼古拉节那天，暴风雨虽然平息下来，但是刺骨的严寒却向人间袭去，狂风凄厉地呼啸着，搅得大地惶恐不安——这样的酷寒人们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啊！冻死的寒鸦，好象是一根根青黑色的冰柱，纷纷从树上掉下来，屋檐下是一排排麻雀僵硬的尸体，砭人肌肤的寒气好像将节日的气氛也冻僵了，教堂里没有钟声，没有祈祷声，通往教堂的道路现在已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。清晨，人们都手持铁锹从家中走出来，准备在雪地上开辟出一条道路，可面对着毫无边际的雪原，人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好各自返回家去——牲畜已经好几天滴水未进，饮水池被大雪冻上，更何况牲口已成了牢笼里的可怜虫，用吃奶的力气才能将一捆干草抛进圈内——绵羊、小牛接二连三地冻死。这样的鬼天气



如再持续两天的话，全村的牲畜肯定会全部冻死！流传于民间的谚语果真道破了大自然残酷的规律：“瓦尔瓦拉节呼唤暴风雪，萨瓦节风雪交加，尼古拉节大地封冻。”

早晨，普丽茜卡打算出去，可用尽气力也无法推开家门。皮利普只搭了个简易的门斗当外屋，门斗外面用牛粪封上。现在可好，这个门斗里被雪填满，而家里恰恰一点准备也没有：无柴生火，无米下锅。普丽茜卡和女儿赫莉丝佳很艰难地用手扒开雪，才勉强把门推开个缝。她们没法将雪推到院子里，只好将雪先扒到屋里——雪慢慢化了，雪水四处流淌，在床、炉子和条凳子面漫延，茅舍好像变成了地窖，寒冷，潮湿——母女两人终于打开了门，将屋子里的雪推到门斗，再从门斗推到院子里。她们汗流浹背、精力耗尽。门斗的雪清除之后，她们用放在墙角上的柳条帘子将门斗重新盖好。这时，需要用干草生火，没有人能坐在冷森森的屋子里挨冻呀！赫莉丝佳年轻，跑去取干草，没想到却连头带脚跌进了雪堆里。普丽茜卡跑来拽女儿，两人一起叫起来。邻家院子里也是一片吵闹；那边也是一团乱糟。街上有人喊叫、咒骂，还有人放声大笑——这是多么令人辛酸的笑声啊！赫莉丝佳挣扎着从雪堆里站起，跑了几步又跌倒了……

“等一会儿。”普丽茜卡说，“咱们把洗衣盆拿来搬雪！”她们拿来了洗衣盆。茅屋周围有通道，雪堆中间也有空隙，她们就把雪拉到这些空隙之间堆起来。一会儿，茅屋周围出现了一堵雪墙……她们勉强开出了一条通往干草垛的路。赫莉丝佳往家里拖回来几捆草，



普丽茜卡已经筋疲力竭，倒在木炕上呻吟起来……烧柴有了，需要到地窖里取粮食。赫莉丝佳白白跑了一趟——这个时候下地窖可是比登天还难哪！

普丽茜卡说道：

“算了吧，不要指望地窖了！屋里有点甜菜，做个菜汤吧。黄米不是还有一些吗，做顿粥足够了。唉，就是没有土豆，凑合吃一顿吧！”

赫莉丝佳点燃炉子，干草很快烧起来，茅屋里顿时一片烟雾。

“真糟糕！烟道也被雪堵上了……”赫莉丝佳的声音还未落地，一个大雪块就“叭”地一声落到炉灶里。就在一股股烟柱在炉台上盘旋上升时，从烟囱里又掉出一团雪，于是滚滚浓烟冲向烟囱……真是上帝保佑啊！干草熊熊燃烧起来，旺旺的火舌快活地嬉戏、跳动。

普丽茜卡躺着休息时，赫莉丝佳在忙碌着——她是个伶俐的姑娘——有着一双多么灵巧的手啊！她很快就烧热了炉子，做好了午饭。当她关上炉子的风门后，滚滚的热气在茅屋里四处飘荡——而外面暴风雪又开始咆哮。可怕的灾难啊！

太阳早上时还在空中缓缓移动，可现在躲到乌云的背后。灰沉沉的阴云堆得非常密集，布满了天空。寒风刮得更加猛烈，狂啸怒号；它吹开雪堆，把细密的碎雪卷入空中。飘飞起来的雪雾在天地之间下狂舞，棚顶发出嘎嘎的响声，烟囱在如泣如诉地哀鸣，好像是一群暴怒的野马在绕着茅屋飞跑。这时候，能坐在暖烘烘的屋子里的人是多么幸运啊！而那些在茫无边

际的雪原上挣扎、在艰辛的旅途中奔波的人们该会怎样呢？

普丽茜卡的心紧缩一团，她等待皮利普归来，他可是一清早就上路了。愿上帝保佑，他能不能赶到有住户的地方呀？若是被暴风雪埋在路上，可能会被活活冻死。

可怜的普丽茜卡提不起精神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来回踱步，不停地唉声叹气。她们没有坐下来吃饭，担心地盼望着亲人——或许，马上就能回来的……吃过午饭之后，还是不见皮利普的影子。到了日暮时分，他仍旧没有回来。种种可怕的念头折磨着普丽茜卡。

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上帝保佑他，可不要在道上遇上暴风雪……”赫莉丝佳开口说道。

普丽茜卡紧紧咬着牙才没有哭喊出来。女儿的话好像一把匕首直刺她的胸口……狂风怒吼起来，房顶吱吱直响，暴风宛如发狂的魂魄敲打着窗户，在烟筒里呼啸，发出阵阵尖利、哀怨的声音。普丽茜卡的心像掉进了冰冷的水中。

夜晚降临了，多么昏沉、凄惨的夜啊！从被冰覆盖的玻璃窗，透进了点点夜光、道道黑影，屋里十分昏暗。

“点上灯吧！”普丽茜卡悲伤地说。

赫莉丝佳点燃了小油灯，油烟在微弱的灯光中向四面蔓延。风一阵阵吹进茅屋，灰蓝色的灯焰微微颤抖、跳动，似乎是奄奄一息的生命转动呆滞无神的眼睛。赫莉丝佳看了母亲一眼，害怕之情立刻袭上心头；



母亲那张脸黄皱皱的，她双手叠在胸前，盘腿坐在木炕上；脑袋无力地垂下来，头巾滑到胸后，斜向一旁；一绺白发，好像一股干枯的白藤，从头巾底下露出来；她那长长的身影晃动在潮湿的墙壁上。

“妈妈！”赫莉丝佳喊了一声。

普丽茜卡抬头看了女儿一眼。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痛苦和哀愁……赫莉丝佳禁不住直打冷战。

“风都刮到屋里来了！要不要烤烤火？”赫莉丝佳问道。

“要生就生吧。”普丽茜卡回答说，又把头垂下了。

赫莉丝佳点上炉子：一条条黄灿灿、红闪闪的火舌从细长的麦秆上开始跳动，火花在漆黑的炉膛里飘动；一般火焰旋风似地窜出来，不一会儿，茅屋被照得通亮，火光沿着被冰霜覆盖的窗户滑下去，逐渐消失了。赫莉丝佳不断往炉子里添草，火苗从炉子里飞出来，茅屋里不断地忽明忽暗。在火光的映照下，赫莉丝佳的身影好像一个黑色的精灵；她那张充满了年轻的圆脸仿佛是一朵花儿，红灿灿的，一双眼睛闪闪发亮——一道道火焰从火炉里窜出来，火光从木炕上掠过，冲向天棚——竿子上搭着的衣服在墙上投下了黑影。普丽茜卡一动不动地坐在这片阴影下面。炉火映照出来的光亮在她脸上、衣服上跳动，可她居然毫无察觉；她俯首曲背，好像是在谛听窗外狂啸怒号的风暴……她觉得有人在寒风中挣扎、呻吟，在拉门想往屋里闯。门外响起了说话声。

“风可真大，上帝啊！”赫莉丝佳说道。

“别说话！”普丽茜卡抬头喊起来。她的脸上立刻



恢复了生气，眼睛里闪出快乐的光芒。

“喂，家里有人吗？有没有听见啊？”街上传来说话声。

普丽茜卡从木炕上窜起来，冲到门斗。

“是你吗，皮利普？”她望着帘子外面浑身是雪的男人身影，问道。

“你们这门斗上挂的什么东西？”那人问道。

“你是谁？”赫莉丝佳问道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格里齐科·苏普鲁年科，收税的。快让我进来吧。这鬼天气，雪可真是太大啦！”

格里齐科帮着她们搬开柳条帘子，走进茅屋。格里齐科身材高大，穿一件带罩帽的呢子外衣，脑袋碰到了天棚。

“过得好哇！”他寒暄道，连同帽子一起将罩帽摘下来，露出了满头蓬松浓密的白发。他那张方正正的脸冷酷无情，双眉紧锁，小胡子蒙上了冰霜。

“您好！”普丽茜卡答道。

“祝你们节日快活！”

“多谢！”

“皮利普在家吗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“又一个出门的！活见鬼，真倒霉！我可找他有事。他在哪儿？”

“瓦尔瓦拉节那天去集市了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”普丽茜卡叹了口气，回答说。



“他妈的，算我倒霉！”格里齐科又不悦地说了一遍。

“您找他到底有什么事呀？”

“还能什么事？还不是交人丁税嘛！”格里齐科厉声说到，他在屋里徘徊起来，两只脚互相敲打着。

“这事我不知道。”普丽茜卡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，“他一回来，我就告诉他。他卖粮食去了，如果能卖了的话……”

“哼，家家都是这套说辞，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！”格里齐科打断了她的话，“穷光蛋就知道到集市上鬼混！可把我害苦了。上面用刀子对着我的脖子；去收税！这样的坏天气……真他妈的！”

“为什么催得这样急呀？”赫莉丝佳问道。

“鬼知道！倒霉透了！”格里齐科挠了挠后脑勺说道，“他们倒好，跑到城里吃喝玩乐，而我得一家家挨着走，跑断了腿……”

普丽茜卡沉默不语。她十分了解格里齐科；全村再也没有比他火气更大的人。他容易生气，若是发起脾气，暴跳如雷。她只好一声不响。格里齐科也没有再说话，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用嘴呵气暖和自己的双手，不住地搓手，两只腿不停地互相敲打。

“我还得到古德齐家去一趟。路可很远啊！”格里齐科气冲冲地说，“这群穷光蛋算把我害苦了！他们啥时能把钱拿出来啊！”

“没有钱又有什么办法！”普丽茜卡低声反驳道，“谁不想痛痛快快把钱交上啊？可没处得钱。”

“乱说！”格里齐科打断了她的话，“这帮懒鬼要花



招倒是能手！他们存心捉弄人，想叫我把腿跑断，低声下气地苦苦哀求。该交的钱他们不想交，心里都有自己的算计：把钱送到小酒馆，也比交给公家强。”

“有钱早就交了。”普丽茜卡苦笑着说，“哪来的钱上酒馆呀！手头有点钱，也早给抽得一丁点不剩。这没有尽头的税得到什么年月才算完呢？”

“只有上帝知道……公家叫交，就得交。”

“总得有个头啊！能交的东西全都拿走了：羊卖了，猪卖了，多余的衣服也卖了……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。这些税到哪天才算完？让我们到什么地方再去弄钱呀？地主老爷们钱有的是，土地多得都数不完，应该收他们的税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以为人家不交税？能饶了他们？照样收！”

“收的可比我们少多了。他们只交土地税。可我们呢？人丁税、土地赎金、地方税、村社税！……上帝啊！这过的什么日子？我们还能活下去吗？”

“你说这些废话啥用也没有。姑娘，给我个火，点支烟抽。”格里齐特走到炉子前说道。

赫莉丝佳拨出一个红红的炭火苗儿。

“这叫我怎么点烟呀？”格里齐科指着火星四溅的火团喊起来，“你就知道讨小青年的喜欢！给我一根草绳！”

赫莉丝佳把一团草搓成草辫，点着了，递给格里齐科。

“告诉皮利普，一定得去交税。”格里齐科把草辫放到炉台上，说道。火光在他脸上掠过，照亮了他紧

皱的双眉、恶狠狠的灰眼睛，一股怒火从眸子里向赫莉丝佳刺来……这冷酷无情的目光使她浑身悚惧，凛冽的严寒也未曾使她这般颤抖。

“一定告诉他，一定告诉……”

“哼，咱们——等——着——瞧吧！”格里齐科拖长声音说。他啐了一口唾沫，把罩帽扣到头上，走了出去。

“一点也不懂礼貌。抬脚就走，连句告别话都不会说！”赫莉丝佳说。

“跟他还能有什么礼貌可谈！他鼻孔朝天，早就把礼节忘得一干二净。”普丽茜卡哀叹道，又回到木炕上自己的老地方。

灼人的、无法排解的忧愁攥紧她的心，痛苦的思绪涌进脑海。她那漫长的一生浮现在眼前……她什么时候有过幸福，什么时候有过欢乐？她操劳一辈子，从未有过一时一刻的休息、一时一刻的安宁。然而，贫困却一直追逐她，从童年时代一直到现在……她心中美好的一切都被残酷的生活抹去了：她曾有过沉鱼落雁的美貌——那仅仅是昙花一现；她曾有过青春的活力——但已成为昔日的美梦；她期待过幸福，梦想过欢乐；可是，这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已无影无踪；如今，她只剩下了唯一的希望——安排好女儿的一生再离开人世……她对人间已无所眷恋，宁愿快点从这个可怕的世界走开，这个世界对她来说是多么的凄凉、黑暗、冷酷……阴间总还能有永恒的安静，而这里却只有无穷的烦恼，没有一丝快乐……然而，她的生命却拖得这么漫长，别的女人或许早就被这贫穷、痛苦



的生活所葬送，她却经受住了一切磨难……。难怪她四十岁时就满头银丝，高高额头上的皱纹像刀刻似的，显出一道道深沟，那曾是鲜艳丰腴的面颊变得枯瘦、黄皱皱的。无情的岁月夺走了她婀娜的身段，她现在拱肩驼背，佝偻身躯，而那双凝聚着熠熠光彩的眼睛则失去了昔日的光泽，变得呆滞无神，好像是霜打了的花朵。生活把无情的冰水灌进她的胸膛，刺骨的严寒冻僵了她的灵魂。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木炕上，好像是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的僵尸。她对人生是那么冷漠，以至想停止自己的呼吸。她低垂双目，沉重地叹着气。狂怒的风暴在窗外呼啸，像皮鞭抽打她的灵魂、她的骨头、她的皮肉。

“妈妈，你最好躺下休息吧。”赫莉丝佳烤着火炉，在做完家务活后对妈妈说。

“他今天算是回不来了。”普丽茜卡用喑哑的声音说道，“咱们也真该睡觉了。”

她伸出一双铁青色的粗糙的手，开始往炉炕上爬去。骨节发出一阵咯吱声，她不禁呻吟起来。

赫莉丝佳抬起眼睛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，心中立刻涌进一股寒流。啊，母亲变得那么衰老、那么憔悴、那么虚弱……难道有朝一日她也要活到这一天吗？但愿上帝保佑！

母亲连声的沉重叹息使赫莉丝佳难以入睡，她在半睡半醒中似乎不止一次听到母亲用力抑制的哭声。

“妈妈，你哭了？”女儿问道。

哭泣和哀叹立即消失，消失在凄厉的风声中。



妓女

普丽茜卡非常着急，她在辛酸的眼泪和伤心的叹息中度过了漫长的夜晚。尼古拉节已经过去三天了，而皮利普仍然音信全无。她天天都跑到兹多利哈家打听卡尔波回没回来。她还怀有一线希望，这希望埋藏在她心灵深处，温暖着心房。可卡尔波已经回来了，说皮利普卖完粮食之后就与他分开了，再也没见面。普丽茜卡面色如土，踉踉跄跄回到家里……她觉得脑袋里有某种东西爆裂了，耳朵灌满了嘈杂的声浪，眼前漆黑一片……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倒在床上，好像一具僵硬的尸体，一直躺到第二天。

翌日，普丽茜卡在村子里到处打听都谁回来了，是否看见过她的皮列普。克努尔说在小酒馆遇见过他；格里齐科·霍缅科曾看见他和弗拉索·扎格尼别达在一起；德米特罗·什卡鲁勃基则果断地说，在尼古拉节那天，他看见皮列普从城里走出来。“你这是去哪里呀？”德米特罗问道。“回家”。“粮食卖完了吗？”“全卖了。”皮利普用手拍了口袋回答说。“暴风雪来临了，你不害怕吗？”德米特罗问道。“暴风雪不是奔着咱们来的！”皮利普笑着说。“那是奔着谁来的呢？”“奔着那些缩在马车里的冻死鬼。”他一面笑着，一面走开了。

无论普丽茜卡再问谁，都说没亲眼见过她的皮列普；每个人都在咒骂天气，咒骂大雪封住的道路；人人都发誓不再去集市；他们说冻死了很多人；手、脚、鼻子冻掉的还算万幸呢。警察局全部出动，挖开雪堆，

